

写进青史色不褪

——为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序

□ 杨文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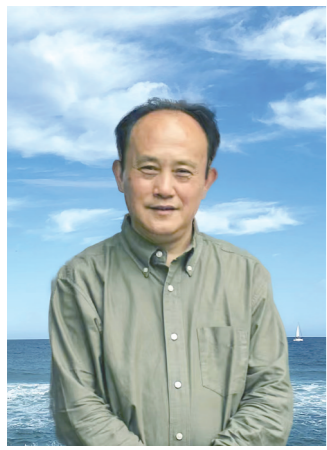
一卷《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放上了案头。好像来不及拂去满身风尘，好像采访归来刚刚伏案写就，它一路行色匆匆，墨香如许。

对报坛晨昏的深情眷恋，对历史过往的情怀真爱，对高歌前行的百味体察，光阴就这么全身心地融进了这些朴实无华的篇章。

岁月如斯。

著作有年过花甲的资深编辑、资深记者，有从大学门走进媒体门的小哥哥、小姐姐，当然，更有享誉已久的文坛才俊、团队领军。

初春的夜空，月明星稀。掌灯夜读，绵绵沉思，星星点点，让人感怀。



作者简介

杨文铤，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四川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新闻评论员，曾荣获中国新闻奖。出版著作《过去如斯》《中国人的境界》《新闻评论论纲》《当代亚文化潮》等。

新闻的记录和揭示可以留存于时光不断冲刷的过往，历史感谢并珍藏那些难以磨灭的画卷。

一部新闻作品集，凝聚着一群报人无悔的执著和如一的精神。

首先，想到新闻品格。这是富有时代魅力的当红话题，同时又是富有挑战性、戏剧性的研究课题。说其当红，是当代传媒趋势与新闻资讯的品格不仅让业内人士在竞争中疯狂追捧，而且也让业内人士摩拳擦掌。

说其极富挑战性，是因为它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精彩纷呈、高见迭出，把当代传媒业最具生气和活力的朝阳产业阐释得淋漓尽致、多姿多彩。

说其极富戏剧性，是指当代传媒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剧目，常引读者深思。

梦想传媒，竟可以成为率直而难于争辩的现实表述。今天不管以怎样复杂的心情加盟业内，面对这个非理性的命题，可能都无法逃避。

我们终究有幸身处这个崭新世纪，历史机遇给传媒业搭建起梦幻缤纷的舞台，展现出夺目璀璨的星光大道，社会受众史无前例的关注与媒体在身心疲惫的探究前行。

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实践中审视传媒产品的资讯的品格。

这或许是《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的初衷。

传媒怎样发展，传媒人该怎么修炼？问题所及，遍及新闻业内业外。

作为社会的良知系统，新闻前所未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评价和判断，而良知的健全完备又是以社会深度和广度的构建为前提。新闻记者做具有开创和探索精神的先行者，首先表现为这样一种素质，即本能地渴望开创精神和对未知世界探索，始终能够保持对新时代的充沛激情，不知疲倦地剖析现实，揭示未来。因而，他们能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把握时代，站在人文科学的前沿，予以自己评价并赋予崭新的视角。

时光流逝，所有新闻演绎趋势成功的结论性启示是：所向披靡的只是新闻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只是格调的高雅与品位的悠远。新闻的历史生命力，仅仅在于此。

《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的新闻实践表明：对国家决策的理解和百姓自身幸福关爱融为一体，让关爱社会发展与关爱自身生存空间熔于一炉，顺利推进其日夜兼程。富于责任、充满激情的报道和媒体引导平台让人倍感欣慰。

但新闻只能永远将过去当做第一季收获。

这或许是《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可以历史留存的价值。

三

与此关联的是记者的理性思维结构。

新的价值系统的建构有赖于理性系统的发达。

20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正在发生深刻革命。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重新解释着世界。各种新兴科学足以使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精神的现象从头相看。而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变革，正是当代传媒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当然更是新闻和新闻人的品格基石。记者，除了正在进行一场文化思想和思想能力水平的激烈较量，更在真实采访，倾心思考的分野。

显然，新生代媒体人更富激情更富想象力，尤其在新闻策划上的浪漫选项远远超过理性的控制力。无论故事的访谈、评论的思辨、文学的倾泻，还是情节的小品化、思想的随笔化，都极具想象之能，更倾情打造观念，申扬个性，展示思辨力。更关爱人性，抒发感情，释放激情，张扬人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给传媒精神以猛烈冲击和根本改造。但所有的这些，都在于追赶当代潮流中驾驭住采写的风帆。

这或许是《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力图体现的特质。

四

采访方法论在当代传媒中拓展。

采访活动本质是调查研究，使命是对事件本质的把握。采访活动的根本宗旨是展示事物形象，昭示事件本质，并提供最广泛的传播。采访活动对新闻本源的认识把握程度，决定新闻生命力。

作为职业记者的采访调研，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调查研究。全身心地关注社会生活与独自深刻思考。

现场是事件展开的舞台，是“让倾向从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恩格斯）的唯一入口。没有现场，矛盾、情节、倾向便无从展开。围绕主题所规定的矛盾、情节、倾向发掘典型环境，乃采访第一要义。

《汶川：苦耕30年红了甜樱桃》《生死大营救 广汉人不讲自己的英雄故事》《汶川人的家国情》，在

故事发掘方面，极富特点。

细节的生动准确是最激动人心的元素、最鲜活的精神、最明亮的眼睛，是刻画典型的法宝。“既是这一个，又不是这一个”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认识、反映事物的一般规律，成为包括新闻在内的现实主义经典手法。这也见诸中国古典文论。

典型决定成败。

以著名油画《父亲》原生地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为素材的《百万“父亲”兴巴山》就是一篇以典型见长的作品。唯其典型，方见其鲜活。

认识重心所反映的当代哲学倾向：从自然为中心到存在为中心，随着社会传媒受众对多元的思想流派、多样生活方式、多元利益格局的承载，对新闻的扁平说教的时代已经终结，采访方法赋予调查研究以崭新的风姿。这就是：价值取向不再单一，指向作用更加宽泛。主体自觉程度被唤醒，先入为主，在人为设置的框架下采访写作，将被漠视。

《稻城：从高原净土到世界名城的故事》《“国家队”构筑跨省区合作“致富桥”》《欧洲，中国白酒来了！》《古裂谷：面临历史的新挑战》可见大视野下的深度写作。

新闻信息和素材获取的多元化立体化，大大增强了现代传媒新闻的丰富性。新闻的主体、前景、背景、评论延伸更灵活不拘一格。调研采访的独创性决定新闻和记者的高低优劣，善于驾驭采访对象，当代传媒把记者的采访作风和水平要求推向极致。

而建立在知识构成基础的认知能力和智慧水平，其核心就是思辨力。

《“地球”与攀西一起滚动》《“小兄弟”缘何吃掉“老大哥”》《面朝大海》思辨性可一窥一斑。

评论是提高新闻理性品格的必由之路。报纸不仅仅“报告新闻”，还肩负“针砭时弊”的重任。新闻评论直接影响社会主流舆论，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评论既是一门必修的专业课，更是一种必须修炼的基本功。

《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评论没有缺席。《开放形象不可损》即是佳作，而高反思录《愿7月不再是“苦夏”》，也弥补了随笔时评的缺憾。

但新闻人的过去都只能是第一季收获。

意义非凡的新闻业给当代传媒所提供的表演舞台，以及给当代传媒人带来的崭新思维和体验，绝不止于此。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与不可逾越的时代课题，双重地摆在面前。

这是时代的课题，也是对《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未来篇章的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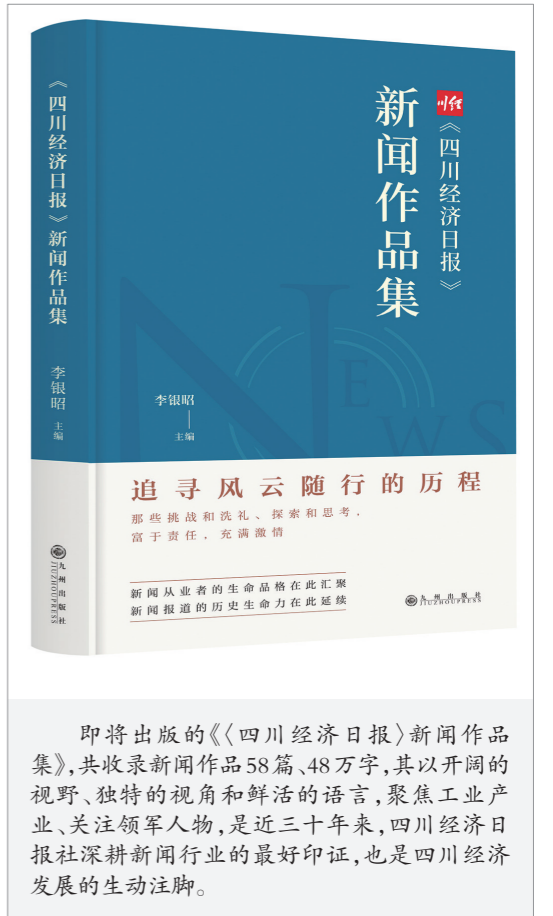
五

也为记者唱支歌。

每天，记者奔走在生活的基层，像蜜蜂采蜜，像农夫耕种，为社会默默奉献着新闻。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的才智对社会发展的滋养推动，是社会都能惠及的。早在20世纪初，郭沫若就有这么一段关于记者的感人至深的话：“每天清晨和晚上，就像中世纪的人要受着神圣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在受着新闻记者的启示。”郭老的赞语平淡如水，又浓如稠醪，最适宜描述新闻记者的朴实与崇高、辛勤与无闻。

正如《宝兴“孤岛”脱“孤”记》文中所言：“一路翻山越岭，摸爬滚打，其中辛苦只言片语难以说清。”

爱慕记者的人不少，但能真正深知记者之苦的人却不多。单说个“问”之苦，三百六十行中就没有



即将出版的《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共收录新闻作品58篇，48万字，其以开阔的视野、独特的视角和鲜活的语言，聚焦工业产业、关注领军人物，是近三十年来，四川经济日报社深耕新闻行业的最好印证，也是四川经济发展的生动注脚。

哪一行能及。他要下耻下问，又要不惧上问。攸关采访内容都得要问，问天气、问地名、问季节、问农事、问花期、问收成、问姓氏、问年龄、问婚恋、问效益、问奖金……不厌其烦，问无止境。

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地写新闻写评论，年复一年支撑着社会传媒机器的高速运转，不敢怠慢记者神圣的桂冠。

其实，记者在报道社会，书写的却是历史。新闻燃烧着新闻人的生命，更滋养着新闻人的生命。新闻特有的年华苦乐，让报人无时无刻不受着精神的洗礼。新闻人时刻坚守这些需要对所处时代无比倾情的品格。

我礼赞记者，自然会有这些理性外的延伸。

基于对记者的一些感触，20多年前我曾写词一首，名《问高山问流水》，献给崇敬新闻的人。

歌词写就，不胫而走，四川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敖昌群教授闻之，倾心谱曲，传唱开来，一时成为美谈——

路难行，头不回，一路寻访为了谁？问高山，问流水，问遍霜雪问风雷，问在天地间，一生缘，苦相随。风尘万里归，打下汗水伴热泪。

灯影醉，人憔悴，红颜白发了谁？问高山，问流水，问遍霜雪问风雷，问在天地间，一生缘，终无悔。今夜一纸飞，明朝满天朝霞霞。

万里归，伴热泪。一纸飞，朝霞霞，一生都是真情纸，写进青史色不褪。

《四川经济日报新闻作品集》即将付梓，很高兴为之写一段文字。

这不仅仅因为同是新闻路上的赶路人，更因为我是著作者新闻成长的见证人。

是为序。

一座川西古镇的艺术拼图

□ 温月

这似乎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艺术魅力吧，以至于每每提到“团结”这个词，我第一时间总会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郫都，可谓是在“大成都”地域，我留下足迹和记忆最多的区县。唐昌、犀浦、三道堰、安德、红光、古城等镇，还有战旗、农科、中心等村，古蜀名胜望从祠，至少要屈下十指方能数得过来。

因此，当接到郫都区作协到该区团结镇进行采风活动的邀请时，我就想，第一次真正走进这座大名“团结”的川西小镇，究竟能感受到什么样的力量呢？

“团结”这名词很刚很铁很现代。然而，当我循着悠远的南箫之音，走进在该镇平安村的南箫与尺八非遗馆，直面那一支支竹柱制作的南箫和尺八之时，感受到的却是传统艺术的古典与柔美。这两种历经千载的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外形质朴，不尚雕琢，顺势竹之天然形态，音色却颇为古雅苍凉。一曲吹出，合着古筝清亮的弦音，萦绕于耳，沁润于怀，直把人带进唐宫宋阙，闽山粤水，沉醉其间。

在采风活动的第一站团结镇平安村，悠悠箫声让我顿生感悟：立足传统文化，打造特色产业，建设新型村镇，不正是体现了团结的力量么！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南箫与尺八的制作传承人李国东开办了“蜀韵南箫”工作室和南箫尺八非遗馆，同时作为郫都区文化产业商会的南箫基地和平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专事制作与展示南箫和尺八，培养更多的南箫与尺八艺术传承者。李国东真诚地希望用自己的精湛技艺将南箫这一发源于闽南的古老民族乐器在川西传承光大，和

着蜀韵，传响神州。

对画家曾经仕的采访，更加深了我的感悟。

小街一角，小院一座。国画家曾经仕的画室掩映于花草林树间。这位出生于郫县，毕业于军艺的国画家，秉持“情高于笔墨”的艺术理念，时常行走在外，倾情华夏河山。挥毫泼墨间，陕晋的黄土高原、川滇的莽苍密林、新藏的皑皑雪峰，无不充满着大自然的豁达灵性，弥散出艺术家的洒脱气息。尤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画家不单寄情山水，且还心系民间。在他笔下，有强健的藏区牧民、纯朴的陕北农夫，有拉砖的民工、撑船的船夫、有驮货的汉子、背草的妇女，有读报的学生、吹笛的青年，有理发的老汉、小憩的大妈，亦有抗疫的志愿者……无不情态生动，跃然纸上，充分展现了一位艺术家立足社会，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技精出佳作，曾经仕的画作频频参展，屡屡获奖，自在情理之中了。画家才高，画意浓郁，青瓦木檐的古朴小院俨然是为“团结”的一处艺术地标。

采风团结，李国东的古雅箫声，曾经仕的苍劲水墨，让我领略了古镇当今的艺术风采。而国画大家张大千、文字学家丁季和在此留下的生活印痕则引领我穿越历史烟云，步入另一重艺术天地。

1942年，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为避日军空袭，应友人邀，偕家人寓居郫县太和场（今郫都区团结镇）永定村钟家大院。这推窗见竹影，开门面平畴的川西小镇仿佛具有天然的灵性，激发出张大千无穷尽的创作灵感，在近四年的岁月里，他犹如一位勤勉的农夫，深耕画苑，朝绘夕野晨

霞，暮写天边晚霞；精摹观音圣像，细描美人风姿；墨泼塘里荷花，彩染山间林树……留下佳作无数，平添佳话一段。

这位国画大师在太和场钟家大院创作的精品，或许早已散布四海，流传他乡，可那纸沐太和风和，浸润河水的岁月痕迹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在张大千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寄居郫县太和，潜心艺术创作”无疑是难以湮灭的章节。团结，这座百年沧桑的川西古镇亦因此更加引人入胜。

如今，张大千当年寄居的钟家大院仍然存在团结的土地上，并受到妥善保护。故人虽已远行，可旧屋依然瓦全，老树依然叶绿。相信假以时日，这座曾经弥漫着艺术灵气的乡间老宅定会迎来涅槃重生的高光时刻，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为团结的振兴发展平添动力。

尽管被一堵红砖围墙遮挡，可府河河畔这座灰瓦覆顶，木门洞开的老宅院还是让我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抬眼望，褐色门匾上“西畴居”三个绿色大字，分外醒目。雅致的宅名或可显示主人的身份与品位；而门左墙上那方“丁季和故居旧址”的字牌，更引起了我的探究兴趣：丁季和，何许人也？其故居能够享受挂牌保护的待遇。

随行的郫都朋友告知，丁季和乃才情极高的诗人、学者、书法家和文字学家，尤擅诗词与书画。谢无量曾赞其诗作，张大千曾赠其画扇。由于诸多原因，丁季和一生坎坷，因故致残后却自强不息，刻苦研习中国古典诗词和书法金石篆刻，成果颇丰。丁季和书法取自秦汉竹简及散石盘，融以大家篆法独创出雄奇古朴、气势宏大的“丁

体书法”。成都武侯祠、草堂寺、望江楼、王建墓、望丛祠、李冰祠等等名胜古迹均可见由其书写而刊刻的楹联。丁季和更因其对汉语言文字的深厚研究功底，担任了《汉语大字典》的部分编纂工作，并发明了一种按汉字结构划分为平、直、斜、点等四部，使用时配合笔道，无须拼音、偏旁部首和四角号码的检索查字法。

我眼前的宅院，即是丁季和晚年隐居之处，目前因维修而未开放。友友的介绍，令我对于丁季和肃然起敬，注目院内那枝繁叶茂的挺拔高树，脑海里突然想到了“独秀于林”，这何尝不是对于季和最为形象的评价。丁季和晚年起居并最终老于此的这座宅院，堪称古镇文化人的一尊纪念碑。那块“西畴居”木匾，那方“故居旧址”字牌，无不显示出团结人对文化的尊重，对知识的景仰，这也是团结的力量所在。

团结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倘若其傍依的府河源头，流水绵长。此地不但有古箫悠扬水墨韵染，有大师留踪名宿遗址，且还有书，一部名为《水韵太和》的书。这是一部讲述过去之太和今日之团结的小镇故事的书。诚如其编著者在卷首语所讲：“书里的故事，将以一个外来旅游者的口吻讲给你听，你会随着他的讲述，从历史上的太和仁义走进今日的团结。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波光水影中，有着秀水般的韵律，清流般的节奏。”当我在团结镇街道综合文化站里，看到这部由郫都区和当地文化人士共同编辑的书籍，立马被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生动的讲述和优美的文笔所吸引，一睹为快，不忍释卷。此时此刻，“外来旅游者”在书中讲述的小镇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

“外来采风者”！“书香彻浸青秧地”，著名作家杨牧在府河源头吟咏的诗句或可作为这部书的最好注脚。

单从名称来看，团结似乎缺了文气。然而究其得名由来，却能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团结的前身乃是郫县的太和场与成都县的仁义场。1955年，紧密相连的两个乡场，打破了多年的地域樊篱，和以成团，义而相结，在崭新的时代“团结”一体，从此成为作家杨牧先生吟诗赞曰的“两地民心谐结处”。往昔的太和场，曾留下张大千、林山腴、哈华、丁季和等文化名流的足迹；今日之团结镇，依旧不乏诗人、作家的身影。在这里，杨牧赋诗《府河源》，王尔碑撰文《梁水井》；邵燕祥录古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流沙河吟对联“鹃声似说蜀风古，鱼汛犹知岷雪寒”；木斧源头茶院小酌，欣然著文《府河从这里开始》；车辐喜见柚树结果，挥毫题写“府河柚子园”……

采风中悉知，团结不但有乐有画，有诗有文，还有电影与电视。一所培养未来影视人才的摇篮——四川传媒大学就坐落于此，时代新潮挟青春朝气涌进百年老镇。老镇不老，艺术更新。传统与时尚，历史与现代，在团结相交相会。川西坝上的百年古镇，宛如巨幅的画框，镶拼出斑斓多彩、内涵丰富的艺术画廊。

在团结这方沃土之上，我还嗅到了“恒丰和”郫县豆瓣的醇香，领略了长河村无土栽培蔬菜的奇妙，品尝了“太和清真牛肉”的美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美好的记忆。然而，最令我心驰神往的还是那“艺术拼图”蕴含的隽永魅力。